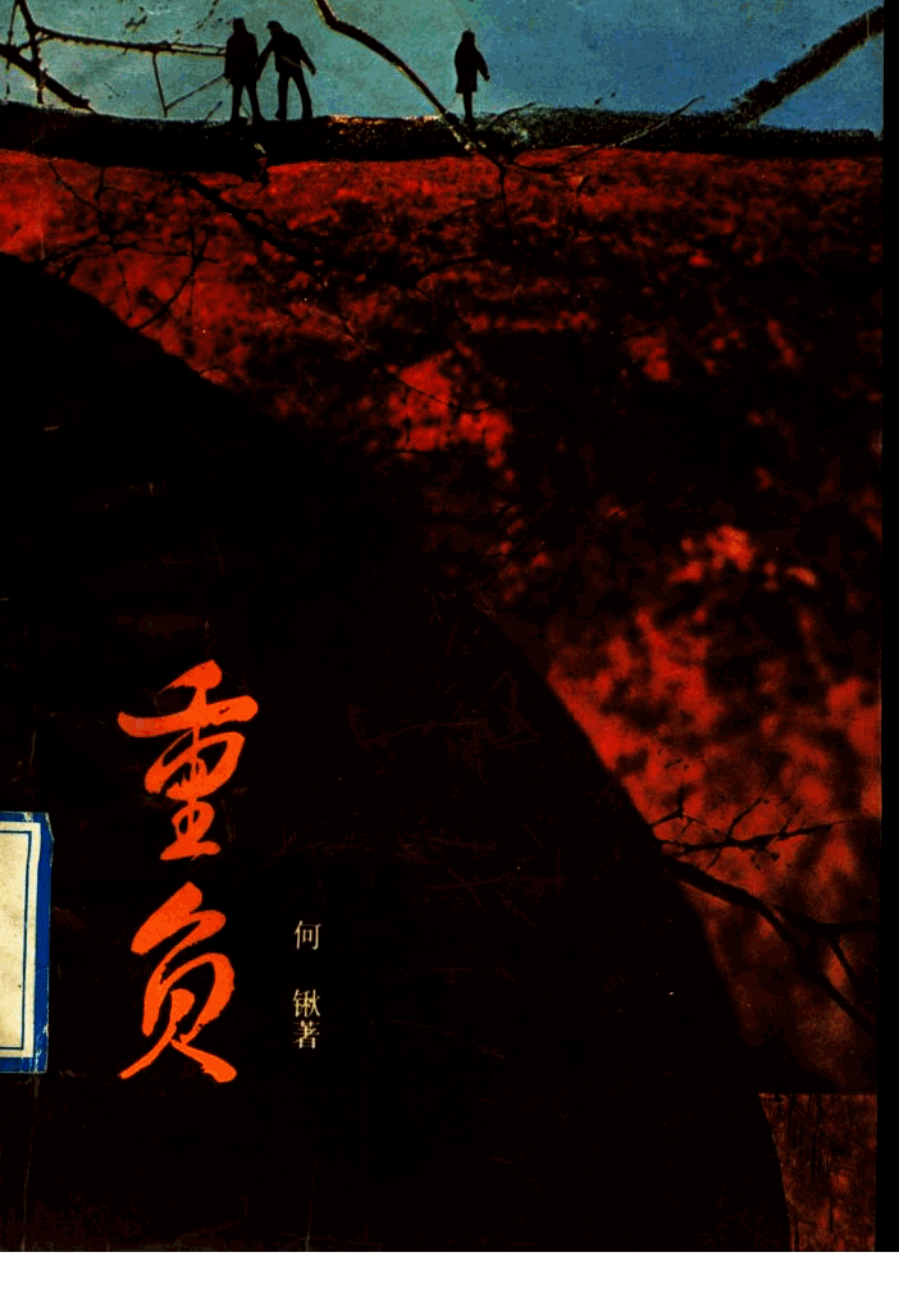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重负

何
锹著

序

黄 惠 聪

《重负》这部长篇小说脱稿后，我有幸先拜读。当我摊开一读，里面的人、事便牵动了我的心弦。我忘却了周围一切，吸引着我，几乎是一口气将小说读完。甚至一闭上眼睛，小说的情节、主人公的各种形态，便跳跃在我的面前；有些语句我反复咀嚼，越嚼越有生活气息的味道……

这部小说的大背景是盐民的生活，可以说这是共和国第一部歌颂盐民的长篇小说。但这部小说，它不仅仅讲出了盐民的心声和希望，而且，也已经是融于我们所有的整个社会的生活中。

我是搞盐业的工作者，何猷同志在创作这本书之前跟我讲过大致的内容，并邀我为书写序。说心里话，我既不是社会名流，天生又不具备如何欣赏文艺的才能，担心作序会对这本书的价值有所影响。但何猷同志执意要我写，说我是广东的“盐督”。

要为本描述盐民生活的小说作序，我这个盐务工作者还能有什么推卸的理由呢，出自对盐和海的一片深情和一颗爱心，我唯有知“难”而上了。

我不但对作家这本书有感情，对作家本人也有着深厚的

情谊。一九八四年我任惠州市委书记时，何轍同志便来惠州采访，对很多事情的共同理解，使我们结成了忘年之交。

纵观全书，始终贯穿着一个爱字。有男女之间的爱情，有对盐民、对祖国的爱，这就是爱的共焦点，正如作者在书中描述的古国坚对爱的理解：爱是人类永恒而巨大的生命力。但对爱的问题，从古至今，不少作家、名流、骚人墨客，或赞颂或诅咒，最终多数是陷入儿女之情爱，宛如轻飘浮云，又似落花流水，它体现不出人生的真谛。这本小说以爱情为线索编织整个社会的沧桑变幻人情世态。这种爱包含了相互间的理解和对彼此事业的尊重、认同，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儿女之情了，它给读者以启迪。有人会问：男女之爱就是情爱的全部内容，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爱情吗？正因为这样，一些男女一辈子都得不到真正的爱。作者所推崇的爱，是真诚的、纯洁的、高尚的，也是宽广的、美丽的，这种种德性凝成了我们每人心中的“大爱”，这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重点刻画几个男主人公——副局长齐一夫、南水站站长田超基、县长古国坚、到香港发了财的周钟，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沉浮，他们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，然后又作出了不同的选择，他们的人生道路是大相径庭的，最后的结果是社会的选择，历史的选择，是大浪淘沙！这能怨天尤人吗，能咒骂什么吗？不！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本书是一本哲理深刻的启示录，它启示读者热爱自己的事业、祖国和人民，同时教育我们如何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。

小说所描述的人和事，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有一定针

对性和真实性，笔法细腻生动，处处洋溢着作家的真情实感，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一片热忱。

毋庸讳言，在小说所描述的一九八五年，盐的价格和价值不相一致，客观上造成了盐民们所说的“各行各业喜洋洋，唯有盐业最凄凉”的现状，古国坚爱民如子，竭尽全力改变贫困面貌，这是盐民需要的当家人的形象，要搞活盐区的经济，就要有这样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领头人物。利用盐本身的价值，发展盐的多种经营，让它成为经济支柱之一，这是我国盐业走向兴旺繁荣的唯一途径。

在我国，盐民的生活水平、社会地位日益提高。因为正如何敏同志说的：“盐民挥臂搅动大海，搅出的是丝丝的浓咸和苦涩，而这浓咸和苦涩，却架构了生命的辉煌绚丽！”

是为序。

第 一 章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。

血红的晨光，映衬着混沌苍穹，绽出一天最瑰丽的色彩。

三十六岁的广东海关副关长齐一夫眯着眼睛，凝望着浑然一色的天与海。这儿是广东南水县大亚湾海口。一簇簇雪白的清凉碎浪，不知所以然地在海里翻飞，注视着人类不对劲的一幕又一幕：海霸的横行、渔民葬身鱼腹、战争的蔓延，太阳旗曾经从这里偷渡登陆、走私蛇头的心脏狂跳着张开血盆大口，自然，还有血……齐一夫喉咙有点发干。

透过雾霭，隐约可辨远处的点点渔舟，一架飞机在万米以上的高空闪烁出银色的辉芒。齐一夫知道，这是从白云机场起飞、途经香港、终点为日本羽田机场的国际航班，上面坐着那个面孔漂亮、开心又好奇、对主理庞大事业跃跃欲试的华素茵。

假如这里不是满布礁石的海边而是机场，这个不顾一切的家伙会降落下来，她会。想到这，他的心头一热，下意

识地转过身去，幸好，四周空无一人。

他忆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：

转了散布在大半个广东的七、八个海关口岸，他携着浑身的疲惫回到了广州沙面的家中。

“怎么一声不响就回来了？”妹妹齐妙十分意外。通常，他回来前习惯先给妹妹打个电话。三十六岁的男人，还是孑然一身，总得有个人洗洗缝缝。

“我以为你还在学校……”笑着的回答陡地刹住，他诧异地发现妹妹的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姑娘。

这是个十分美丽的女孩。乌亮的垂肩秀发，在光润洁白的脖颈处飘动，白色的柔软衣裙，得体地躺在那无处可挑剔的苗条而浑圆的少女躯体上。齐一夫想起了昨天在汕头海关海面上看见的那道清爽的彩虹。

“这是我哥齐一夫，这是我的同班同学华素茵。”齐妙开心地介绍。

“你好，”华素茵含笑地凝视着齐一夫。

“你好，华素茵同志。”齐一夫的语调有点懒洋洋，大概是旅途劳顿的缘故吧？

“应该称华小姐。”齐妙调侃地纠正，“素茵是我们暨南大学寄读的海外生，毕业论文水准之高，居全级之冠。”

“唔，小姐——”齐一夫有意拖长了声音。所谓小姐，他见得多了，北京的、上海的、昆明的、大连的、海关工作的以及不在海关工作的，自然更多的是川流不息的过境小姐。他不由自主地以一个海关专家的目光瞥了一眼华素茵的身上。天使般纯真无邪的身躯，还有那双隆起的丰腴秀美的少女胸脯。充溢其中的，是青春、健康和活力。无论如何，与那些里面

夹塞着白粉黄金的东西不同。齐一夫曾见过这样一个走私小姐，将近两公斤重的黄金片紧紧地镶嵌在紧身浴内。当然，穿这种“胸衣”的滋味确不好受，呼吸不畅却还要拼命装出一副悠闲从容，不无美色的眸子会因气憋而颤动着不自然的尴尬。唉，何必为了几个钱，让灵魂偏离美丽？他打了个呵欠，提起沾满了尘土的行囊走回自己的房间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走进洗漱间的齐一夫颇感意外，除了一些各式各样的盥洗小玩艺在探头探脑外，洗脸池旁和洗漱架子上，还摆着几个怪模怪样的小玻璃瓶子，往外溢发着淡淡的清香。齐一夫瞄了它们一眼，发现全是些进口的玩意。仔细看了看英文标签，统统是什么洗面奶、润肤露、面膜膏、眼霜、夜之梦香水之类，属美国“蜜丝佛陀”化妆品系列。嗨！对那老是长不大的齐妙可要刮目相看呢？刚大学毕业，就陡然“高档”起来了。只是，这么些身外之物齐上阵，在娇嫩的脸盘儿横七竖八、各显神通，还不把好端端的姑娘糟弄得不伦不类，妖精般似的？他不无揶揄地笑了。

洗漱毕，走出洗手间。看见妹妹齐妙的房间没有一丁点动静，心想这傻女老改不了星期天赖床睡懒觉的习惯，若不是反锁着门，非得进去拿她喜爱的粉红色塑料梳子在她脑袋上敲上几下子，看还睡不睡？他边走边想，心生喟叹：唉，父母早逝，兄妹二人相依为命这些年，苦中有乐，乐中有涩，好好歹歹总算熬过来了。妹妹上礼拜毕业了！嘿，一个傻呼呼的女孩，吃了大学本科加研究生七、八年的斋饭，终于戴上了一顶硕士冠，带着炽热的期待走出南中国最高学府。齐一夫喜滋滋地挠挠后脑勺，睡吧睡吧！把七、八年挑灯夜读所欠缺的觉都补睡足，大佬（哥哥）我来做早餐。

厨房里灰尘很厚，看起来至少有近十天没做过饭了。面对灰蒙蒙四壁一派萧条，他一时木立在那里，不知道是该先打扫卫生还是先煮早餐。无论是先打扫卫生还是先做饭，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：一个大男人，为这些婆婆妈妈的事，消耗其宝贵的时间无异减少阳寿。

算了算了！他大决策似的挥了一下手，好像痛下决心挥去了吃饭的念头。其实吃饭的念头还是有的，挥去的只是自己这个男人做饭的念头。他一转身，跑去敲齐妙的门。

砰砰砰！

“起床啦公主！白天鹅宾馆饮早茶，我请客！”

凝神谛听一下，没有应声。

咚咚咚！

他擂拳又来上了几下。心里不免有些奇怪，这傻东西今天怎么睡得这般死？

冷不防地，门轻轻地启开了。门开得悄无声息。

随着门被轻轻拉开，齐一夫登时傻了眼。

昨晚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微笑地站立在他面前，黑瀑般的长发披肩泻下，嫩黄色的睡裙逶迤拖地，透出几分懒散，几分飘逸……

由于距离太近，他真切地感应到了女孩的气息。又由于太出乎意外，齐一夫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。只是他人虽惊讶，眼睛功能却能控制于正常观察。这是海关人员的职业特长。他清晰地看见了眼前女孩如水的明眸倒映出自己的影子，从女孩子慧美的黑瞳里，他窥见了穿白背心的自己正呆若木鸡。他心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的惊，不仅于姑娘明眸如镜，更在于面前这女孩的笑眼，活脱脱酷似另外一个女人

的黑眸，这太熟悉的黑眸，正对着他微笑。刹那间，热血直往头上涌，他的思绪跌下迷乱的漩涡。啊！十几年了，时光之河，无情地在人世喧嚷中奔流，把数不清的人生具象一点点冲淡，唯有那凝积脑际的眼睛，一如既往，永恒不变。

“一夫——”

“我爱你……”

姑娘微弱的声音缥缈得像他面前大亚湾海面的呜咽。咸涩的海风，熟悉的景物，唤起齐一夫埋藏心底十多年的茫然凄凉。

也是在他伫立的这片海滩，盛夏溽暑，齐一夫的头有点晕乎乎。令他眩晕的原因，不是天空那轮亲昵得让人感到难受的太阳，而是身边的端庄和美的姑娘。蕴含着男性威严的海关制服，掩盖不住少女浑身清冽、圣洁的青春魅力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光洁若玉的肌肤、娇美异常的面庞，与带点权威感的制服相映衬，溢出令齐一夫心弦为之荡漾的美妙光泽。

“一夫，我爱你……”姑娘垂首望着齐一夫覆盖在她手上的手。温热的肌肤传导的生机勃勃气息，充塞着她和他的胸怀。

姑娘叫杨华，是齐一夫中学的同班同学。

中学生杨华，在中学生齐一夫眼里，永远是那样清纯美丽。漂亮的脸庞、清澈的眼睛配上豆蔻年华特有的可爱天真微笑，经常莫名其妙地让他精神焕发，兴奋激昂。初中毕业那年，庄则栋第三次获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，为祖国捧回来了一尊永久金杯。消息传来，杨华在课堂里兴奋得忘情地欢呼着，跳跃着，眼眶里滚着热泪。情不自禁地，就在这天下午，齐一夫满脸通红地偷偷递给了杨华一

杨华：用青春和血液来浇灌我们的友谊好吗？齐一夫”

齐一夫刚刚看完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他极其喜欢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那首主题歌。

经常会为电影的悲剧人物颤栗、掉泪的杨华，她的那颗易感的少女的心，早就暗暗喜欢上了齐一夫。这种喜欢，是朦朦胧胧的，像天际的流云，飘飘忽忽。她眼帘下的齐一夫，有一双深深思索的眼睛，对全部课目均全神贯注，除篮球和乒乓球是校运会的级选手外，还参加了区教育局举办的中学生数学知识竞赛，竞赛结果为上优。不久前，还在市中学生报刊《明日之星》上发表电影观后感。更重要的是，齐一夫那双敏锐的、年轻的、老是闪出争胜负的神情的眼睛，不时莫名奇妙地让她兴奋、温暖以致于产生某种蛊惑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体内流动。杨华也注意到，齐一夫对自己流露出明显的好感，诸如喜欢和自己探讨一些数学上的难题等等，话语是那么轻柔、真挚。不过，递这样的纸条，还是让她感到有点儿突兀。她耳热心跳地环顾左右，匆匆把纸条放进衣兜里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学校组织到白云山麓野餐。矗立的山峰、粗糙的山脊、满含春意和生趣的大自然美景，令少男少女们的食欲大振。他们拼命往正长身体的肚子大塞鸡翼菜蔬。吃得最多外号叫“南瓜”的周福蓦地一声惊叫，“谁有纸？！”男女同学瞧见他两手紧按小腹，因憋得难受而浑身颤抖。刚好站在周福身旁的杨华没加考虑随手掏出衣兜里的纸条递了过去。

对这类整个班均前所未历的神秘事儿，青春萌动期的青少年当然比功课来得敏感和来劲，自然更不懂得什么叫尊重“隐私”。“南瓜”把纸条内容“大曝光”……

短短几天，杨华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。过去的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，现在不但懂了，还能够解释她真正的感觉。她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刺痛。整整一个星期了，在班上一向神态轩昂、心高气傲的齐一夫，变得像一头折断了翅膀的鹰。而发生的一切，都是因为自己的轻率。她永远忘不了，白云山回来后第一次碰到齐一夫的那神情、那激动、那强力压抑胸中欲爆炸的怒气、那仿佛要滴血的黑眸里燃烧着的那股怒焰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告诉她：烧掉、过去的印象、记忆统统都烧掉。

她多想他痛骂自己一顿，是的，自己的确该骂。

然而，他没有，只是深深地凝视着她，有如在凝视一个怪物。那黑眸惊心动魄，这凝眸将会令她的心脏紧缩一辈子，而后，他车转身，扬长而去。

从此，直至学期结束，齐一夫再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。初中毕业后，齐一夫带着班主任“……望端正思想，争取德智体更大进步”的评语，转到一间二类学校上高中，杨华考上了海关学校。

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，以上百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句号。齐一夫被分配到南水县湾口公社。海关学校的毕业生因机关里“阶级敌人”陆续被清理出队，海关人手不够而避免了下乡落户的命运。杨华被分配到南水县湾口边检站工作。

此时的杨华，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。乌黑清澄的瞳

孔，线条柔美的下颌，浅露出洁白皓齿的可爱迷人笑容撩动着人们的心弦和情思。扑着青春气息的脸庞上，隐含着绝对的自信与智慧。公开追求和暗中思恋她的小伙子一大把。内中包括本地的公、检、法；数十公里外的兄弟海关单位同事；陪同父亲下南水视察的北京海关总署负责人的公子；还有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，随信附来作家颇感得意的代表作：《一只黄狗横过公路的随想》。

对这些感情炽烈焦急地等待自己心目中的女神颌首的小伙子们，杨华唯有善意地一一婉拒。缘由：她的整个心灵，已为一个人所渗满。

在南水，当杨华第一次遇见齐一夫时，惊讶的眼眸里霎时蒙上了一层愈来愈浓的水潮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又陷于颤栗的感觉之中。阔别多年的齐一夫，已长成蕴满了阳刚之气的宽阔结实肩膀、雕塑般线条完美的身躯、胸膛、颈背的男子汉。长成了亘古至今女人永远也抗拒不了的男人。她看见齐一夫正在跟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在说着话，当他无意中摆过脸瞧见她时，那数年前便已熟悉的纵声朗笑陡地刹住。在眼神对视的瞬间，她下意识地挺起了自己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体，挺起了少女浑圆的双乳。到此时她才恍然大悟：为何每当南水的雷雨之夜，当整个天空犯乱地闪起炽白的电光、震撼天地的隆隆雷声吓得她一个姑娘家感到窒息、融化和孤寂之时，她的眼前会腾起齐一夫那倔强冷漠、燃烧着怒焰的眸子。而今明白了，那火焰，是驱走精神寒气的实在体；为何当年，她想方设法要忘掉齐一夫，虽然她做得很努力，表面也很成功，但是，当一个男人向她表示好感时，自己是那样的淡漠，现在明白了，是世界上最仍然存在的齐一夫在起作用。

用。虽然人海茫茫难觅踪迹，齐一夫仿佛在她的人生轨迹上已消失了，但他该死的影子仍让她的人生情感一片惨白。负疚的心是人生的十字架，杨华总觉得情感欠齐一夫的太多。这些年来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她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回忆之中，会不由自主地伤感。现在，命运的狂风也把齐一夫卷到了南水。看来，爱播弄人的命运之神对待她还不算太糟。是带冷峻色彩的宿命？不管怎样，这次，他绝不轻忽以致再失去她。

再度见到杨华，齐一夫感到很迷惘，原来便很忧郁的心头不觉又多了一层萧索。

齐一夫是怀着圣徒般的虔诚，融汇进上山下乡洪流的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最高指示，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力量。汗水泥巴的农村，是一个豁亮的世界，在吵哑的扩音器暴雨雷霆般的声威中，她怀着为革命奋斗的拳拳赤子之心来到了南水。

他简直惊讶得瞪大了眼睛。他从来没有看过大海，他想不到大海是这般富于诗情画意、气魄宏大。他很为能在这海阔天空的地方战天斗地显身手而庆幸。他心情兴奋得沿着海滩拼命跑。

齐一夫实在无法弄得清楚，光荣是什么时候开始模糊得凹凸不平。

太阳照得亮闪闪的镰刀，毕竟不是神勇八路军的大刀；南水县，也不是惊天动地的上甘岭。显得了无生气的土黄色泥墙、草盖的房顶、懒洋洋的空气、一览无余的空荡的脊地上慢条斯理地吃草的瘦牛。生活平常得不能再平常，除此之外，便是衣衫褴褛、脸颊刻满了穷困风霜皱纹的地道本份的

盐民、农民。虽然当中也有极个别态度蛮横、嘴鼻经常嗤出粗气、眼睛经常多疑地眯缝的家伙。比简单、封建、偏见、蛮横更让齐一夫沮丧的是：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人们对奋斗者的敬意，而是近乎对流放者式的怜悯、同情、关心、漠然的种种目光。不过，撇开报纸那些大块社论赋予知青的空洞虚荣，他还是觉得南水没有白来。南水穷透了、苦透了。穷得让他惊心动魄、苦得让他灵魂发颤。来南水两年，他皮肤的颜色变深了，他的整个人也变得严肃起来了。每天，在穷困和老在等待着什么的氛围中，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人间的欢乐和悲伤、幸福和痛苦、希冀和绝望、挣扎和搏斗。在这种称得上丰富的体验中，最深刻的莫过于那一点也不感人的故事：湾口公社亲兄弟的两家人，为了一个招工名额，竟野蛮地操起菜刀斗殴，最后以一死三伤流血事件收场。

齐一夫清楚，“招工”这玩艺儿会在不怎么懂得数学的人们头脑里进行无限大的数学运算。在近乎赤贫的农民眼中，“招工”是铁饭碗的标志。被招工，意味着交了好运，意味着有了电影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中华西里的面包。

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不到两年的齐一夫自然不愿招工之列，虽然他有时很感压抑：知青，比“五七”干校下放干部，称为“臭老九”的知识分子还不如，他们还有工资呢？不过，有时他也会这样开解自己：是如同眼前这般贫困的一代一代的农民，支撑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，而自己，是其中的一员。仅凭这，还不算挺糟糕。每每想到这，他哑然失笑。

在公社，当他恍若作梦般见到杨华的头几秒钟，便敏感地觉察到杨华眸子里的颤栗。接下来的，是心头涌起一抹难以

形容的情绪：欢喜、悲哀、自傲、自卑。怦然跳动的心脏告诉他，她对于他是那样的刻骨铭心。

以后，是杨华频频地出现在他那假座破旧村祠堂一角的、用泥砖木板临时隔成的潮湿阴暗的“一夫居”，藉口是千篇一律那一套：“顺路看看老同学”。

坐在他的屋子里，她一边隐隐地看着他，一边仿佛不经意地打量着房间。下一次“顺路”时，她一定会在“一夫居”里摆上一些“多余的，反正没用的，丢掉也可惜”的物品家什。

他感到很别扭，心里乱糟糟的像塞进了一把田鼠毛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忧郁地凝视着她说：“杨华，你不能永远扮演观世音的角色，这对你，对我都不公平。你没看到，每次，当你到这里来时，晃动在周围的那些怪异的眼神，在这些意味深长的眼里，不知你看到了什么，我却明显看到了‘施舍’这个字眼。

她怔愣着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

望着她令他心动的脸庞、俏丽饱满的唇型和美丽弯曲的睫毛，他心底泛起一种异样的波动，他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负气地说：“在我刚到南水不久，便听到农民在谈论着一名女海关员的美貌，他们私下把她称为‘南水皇后’。见过的人津津乐道，没见过的人在盼着能一睹庐山真面目。也确实的，神奇的南水皇后与一名沉沦底层的知青，要怎么不合理便怎么不合理。”他避开她的注视，凝望着蒙蒙眈眈的空间说：“现实不是梦，我们之间，并不存在着布尔乔亚式感情的土壤和基础。摆在面前的，是拿工分的蚁民和高贵的皇后。命运，早已把我们推向了截然迥异的两极。

更何况，我一点也不爱你！”他生硬地、恼怒地把话打住。

好一阵子，屋子里一丝声音也没有，他开始怀疑，杨华出了什么毛病？他忍不住偷偷瞟了杨华一眼，却遇到杨华那顽皮的、洞悉一切的眸子。她正竭力摆出一副佯装淡漠的表情，终于忍不住纵声大笑：“一夫，不要再对我说你一点也不爱我，你的眼睛泄露了一切。你道出了什么布尔乔亚不布尔乔亚，挑明了我一个姑娘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。我爱你，这就是一切。”她的唇线刻划出一抹深情的微笑。“至于你说的那些怪异的眼神，我不在乎。天下有那么多闲得无聊的人，居然管到别人的爱情，真没道理。爱是什么？爱是心灵契约的两人，一起摸索着走一条异常美丽、异常光亮的路。在这条宽敞而又仅容纳他们两人的路上，他们会以别人都没用过的方式彼此对待。在跋涉中，他们富裕时分享奢质，穷困时也能无憾地分享幻想，试想，这种发自内心的融化于无形的强力磁场般的爱的呼应，也能管吗？也能管得了吗？”

大概说得激动，她停下来，微微娇喘了口气，继续说：“南水皇后？不错，从周围投向我身上表示感兴趣甚至绝非礼貌的目光，我感觉到了自己。开头倒很得意，还以为世界真的对自己特别恩宠。接下来的，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你的‘接近’中豁然省悟到，人家把你看成是美丽的、新鲜的、为之动情的、甚至是性的东西，并以这东西为对象，展开了开水冒泡般的想象、意念、内心的骚动。于是，便有了一厢情愿的真诚表白、诺言和许诺。试想，一个人主体意念的附着物‘东西’，怎会是什么皇后？又怎会考虑这‘皇后’其实

不是荣耀、性和宣泄的代表，而是一个强烈祈求纯真爱情密码破译的普通而又活生生的女人。”

他谛视着、凝视着她热腾腾的姣美脸庞，上面那双微含激动而又含情脉脉的眼睛，流露着太阳般明亮的光芒。

他情不自禁地走过去……

“一夫，‘皇后’命令你，领她到海滩去……”她无限温柔地低唤着他的名字。

晨雾迷濛的海洋，白浪时淡时浓、时隐时现，迷离飘忽。齐一夫凝望着波光闪烁的海面，冷峻的脸上一片死寂。十五年前的情景就像昨天般清晰。

杨华的面孔红红的，紧紧地依偎着他。她的肌肤透过衣衫，紧贴着他的肌肤，他感到她的身体有如一团燃烧的火，令他神智晕然。

她柔软的小手，轻轻地揉摩着他的脚踝，这是一种无言的交谈。这种交谈，让他真正了解了杨华对他永不幻灭的爱恋，了解了什么叫“人生无憾”。

“一夫！”她呼吸急促地呼唤着。

他猛烈地吻住她。她的双臂紧搂着他的肩臂，似乎要将他的整个身体吞没……

齐一夫的头有点晕乎乎。“我发誓，一辈子呵护你……”他不能自抑地呻吟。

然而他的承诺是白费了。数月后，杨华永远离开了他。她是给走私团伙轮奸至死的。把杨华杀死后仍感到不解恨的狂徒，在杨华光裸的下身残忍地捅下了一把粗钝的三角挫刀。

齐一夫惊呆了，仅仅几天前，浑身奔流着鲜活的、年轻